

数字人民币能否有效促进人民币国际化?

段锦泉

中国正式启动数字人民币的努力，可追溯到2016年人民银行成立的“数字货币研究所”；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也体现在2020年4月，人行宣布于许多省市展开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。发展的势头显示，数字人民币的大范围使用指日可待。

我一向认为，以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取代纸钞形式的法币，是科技进步的自然进程，更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。不过，我并不认同许多评论所称的，数字人民币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扮演重要角色。偏重数字化带来技术面的改进，而忽略了本质上更强大的市场力量，结论容易失之偏颇。

我以为人民币的高度国际化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进程取决于中国经济继续发展、外汇开放的步伐和增强经济法制上的可确定性。人民币数字化属于前瞻性的作为，但不是国际化与否的关键因素。本文将两个角度切入问题的核心。

支付工具的存在并不能直接转换成高接受度，数字人民币在中国所面对的障碍，属于科技的可信度和人们的使用习惯。方便和必要性会决定它的接纳度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成功，让我对数字人民币在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。

国际化需要的是国外的高接受度，我们得问，外国人现在为何不广泛使用人民币呢？曾到国外旅游，使用过人民币纸钞的朋友一定同意，为了做中国观光客的生意，人民币纸钞在观光景点照样受到欢迎。数字化与否不是关键，关键取决于接受者的动机。贸易上的大额支付呢？不管数字化与否，我们得问，相对于美元，以人民币交易有何优势？如果不具优势，为何期待人民币能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呢？

如果数字人民币不设置反洗钱的功能，数字人民币极有可能取代比特币，成为逃避外汇管制或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的洗钱工具。虽然洗钱的需求也是真正的经济需求，但多数人不会把它当作光彩的成就。更关键的因素是洗钱所产生的需求有限，远不足以让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交易货币。

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，肯定是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首要因素。没有贸易或投资的需求，就不会在国际上产生持有人民币的基本动机。在不远的未来，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，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指日可待。

货币既是交易媒介也是储值工具，两者难舍难分。储值的意义是将所拥有的货币，投资于同货币上的金融工具，赚取短期或中长期报酬。以人民币储值的多种选项，会增强用人民币贸易的动机。人民币的外汇管制，让拥有人民币的外国公司或个人，面对有限的投资渠

道。如果兑换成美元、欧元后投资，面对将来交易需求又得兑换回人民币，不确定的汇率和附带的额外交易费用，都让如是选项不具吸引力。

人民币数字化成功后，外汇交易一定会更快速、费用更低廉，但是汇率的变动并不取决于数字化与否。简而言之，技术面的改进不足以撼动前面述及的本质考量。

人民币要成为外国人、公司储值的主要选项，以及外国政府的主要外汇储备，肯定取决于人民币外汇管制放松的步伐，容许金融产品多元化的态度，以及增强经济纠纷仲裁的可确定性。

二战后，美元为美国带来庞大的国家利益，也印证了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重要性。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目标应该是明确的，但过程必须稳健。中国政府于2016年间人民币走弱时的外汇操作和管控外汇流失的作为，彰显外汇管制手段在稳定金融和经济上的功能。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改革和维持金融稳定之间须取得适度的平衡。无论如何，数字人民币不会是国际化的关键催化剂，却是中国跨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

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
怡合集团金融讲座教授
亚洲数码金融研究所所长